

扇子

(小说)

□黄红卫



瞿溢 绘图

单位倒闭后，手头阔绰的工会主席毫不犹豫加入炒房大军，几经折腾，搬进别墅，不久因病去世。

老伴抱着侥幸心理在儿子们面前吹风，大儿是旅游公司主管，小儿是建筑公司财务总监，按理收入都不错，至少不差这十来万。可能老伴的话太过飘，或者十来万根本不值一提，反正，大儿没反应，小儿同样没反应。

像往常一样，老爷子仔细关切好里外两道门。西红柿事件后，一头无名火的老伴强烈要求加装防盗门，人心不可测，今天敢踩西红柿，明天就会敢撬门。必须让这些人晓得，咱像防贼样防着他们！

三楼拐弯处，老爷子顿了顿，自打老伴走后，精力、体力明显不如从前，一方面情绪原因；一方面确实上了年纪。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耄耋是运气。八十寿面吃过，老爷子就不愿提及真实年龄了。

楼道静得出奇，难怪，今天是年三十，该回去的都回去了，回了那个叫“老家”的地方。老爷子也有老家，可百里外的老家，除了老座光秃秃的坟头，屈指数不出可依可赖之人，更不用说避风挡雨的房子。

恍惚中，老爷子一脚踩空，伴随“嘭”的一声，一头倒栽下去。天色昏黄，阴暗，似要下雪的样子。老爷子跌跌撞撞，朝着老家的方向，终于，他又见着了那座泥坯垒就的院子，那缭绕的炊烟就是娘啊！

娘……
没有回应。
娘……我回来啦……
还是没有回应。
他一着急，像儿时样张开双臂，炊烟却变成可怖的拳头……他捧着火辣辣的脑袋，痛苦不堪，狼狽而退。娘，你为什么打我？为什么打我？娘，我做错了什么？
等飘荡的灵魂重新潜回皮囊，老爷子方明白自己蜷缩在黑漆漆的楼道内，他想起身，无奈四肢不听使唤，只好顺着姿势就地躺平，寒意透过冰冷的水泥，迅速弥漫至五脏六腑。
救命。他下意识喊了一声，声音轻得像蚊子。
旺旺。他听见本家在楼下

吆喝。

当年，本家因为家属户口问题，没有资格分配房子。多亏老爷子一顿乘兴咀嚼，像救命稻草般被他抓住，本家怎么啦？天底下本家多的是；本家有何用？没权力给我房子。本家总算如愿，六楼，小套，高了点，小了点，比集体宿舍强百倍。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叫花子也有三个心腹人。老爷子得知来龙去脉后，喝喝闷酒忍下了，不忍又能怎样？还好五楼，假如给你顶楼，难道放弃？这是老伴的说法。老伴说得对，嘴巴咬咬紧，人家是工会主席，官大一级能够压死人。

虽然不在同一个单元，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老爷子的态度是视而不见。本家脸皮厚，讪笑一笑。世事无常。古稀之年，本家惨遭车祸，落下残疾，只能以轮椅代步，不得已换至一楼。

旺旺跳上楼梯，趴在老爷子身边，轻轻吠了几声，又对着楼梯口吠了几声。因为主人的缘故，老爷子并不待见旺旺，可也说不上讨厌。人见人爱的旺旺，一对圆溜溜的眼珠特别无辜。老伴离开后，老爷子动了小心思，利用下楼扔垃圾的机会丢去几根骨头。

额角火辣辣的，是磕了皮还是磕了肉？老爷子摸摸额角，旺旺会意，伸过柔软的舌头。老爷子头一偏，舌头碰着老爷子的手，温暖，湿润，多像老伴的手呀！老爷子一激动，熬不住浑身颤抖，泪水盈眶。

这当口，老人机响了起来，听号码是大孙子。老爷子哆嗦着摸出老人机，却无论如何按不着接听键。大孙子幼儿园之前一直由爷爷奶奶照看，论感情比爸爸妈妈深。

楼下又在吆喝，命令旺旺回去。一楼传来脚步声。

要不是绕开往下窜的旺旺，小儿子差点踩着老爷子。

小儿子大惊失色：怎么在这里？谁惹的祸？父母邻里关系紧张，做子女的多少有所耳闻。

没谁，踩空。老爷子有气无力。说去饭店，不听，横竖不听，出豁子了吧！小儿子恨咻咻的。

我起来。我自个能起来。老爷子挣扎着，试了几次，几次瘫倒在地。

哥，出豁子了，说去饭店，不听，横竖不听，这下倒好……小儿子把手机夹在耳朵与肩膀之间，腾出

手来拉扯老爷子。

不碍事，不碍你们事，我自个能……能……老爷子挣扎得更加厉害，无奈两条腿不争气，无论如何跨不上去。

一阵乱七八糟的脚步声，该回来的都回来了。

该炒的菜没炒，该喝的酒没喝，团圆饭不欢而散。大孙子嘴巴说留下来，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借口屋里没网。斜靠在客厅沙发上的老爷子挥挥手说走吧都走吧，我没事，能吃饭能拉撒，你们也看到了，平地上行动自如。

要不要涂点紫药水？走到门口的大儿子返身追问。老爷子又挥挥手，受伤的额头在灯光映照下，像烂了皮的桃子。

转眼，元宵节到了，额头的痂，像烤焦的红薯皮。其间，大儿小儿都采取电话问候的方式，问来回问不外乎骨头硬不硬，腿得不得劲，能不能爬楼梯。老爷子称没试过，等冰箱里食物吃完再说。大儿说不用等，小儿也说不用等，元宵节一块去饭店。老爷子说轿子抬也不去，你们吃你们的。

大孙子不放过老爷子，吃饱元宵又来纠缠：饭店可以不去，千年一回的大型车展不可错过，不去欣赏太可惜，一大家子在楼下等着。考虑到大孙子又将赶赴国际航班，老爷子勉强同意。

担心变成事实。赏完灯回来，面对一级高过一级的楼梯，老爷子深感恐惧，力不从心。

大儿子说咋办？不上不下整天待在屋里要闷出病来的，若脑子闷出啥毛病，麻烦更大！小儿子说就是，麻烦更大！

老爷子心里叫苦不迭，他不愿意“麻烦”儿子，永远不愿意。

没哪个保姆高兴做搬运工，大活人一个，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大儿这样说，小儿也这样说。老爷子不是不晓得，保姆金贵，自己四千出头的工资，消受不起。

要不先到我家住一阵，大平层，电梯房，方便。大儿子看着小儿子，对方，方便。小儿子立马附和，小儿子家也是大平层，也是电梯房。

不去，哪也不去。老爷子连连摇头。老伴在时，讨论过此类话题，比较来比较去不如养老院。别金窝银窝折腾，招人嫌的日子不好过。

最好……最好……老爷子想

说最好换房子，哪怕底楼。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

四月的春天里，老爷子打定主意，捧起老人机：替我找家养老院，环境好点就行。

其实他天天想下楼去，也大着胆子往下挪过，才挪到四楼，不敢了，两条腿似生了根，还好四楼邻居不计前嫌，二话不说把他搀了回去。

既然老爷子主动提出去养老院，那就再好不过。

大儿立马行动，小儿也立马行动，说是比较环境，实际上是比较价格。按老爷子工资，只能考虑三流养老院。果然一爹妈所生，两兄弟又磕到了一块，于是，一通电话又一通电话之后，目标锁定“快乐养老院”。

“快乐养老院”位于市中心，前身市退休职工俱乐部，大环境不错。倒闭后以租赁形式转让，经过改造，偌大活动场地变成了停车场，小花园变成了小菜园，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这里老板是小儿子朋友的朋友。

老板给足面子，当即腾空一楼一间屋子，说腾空，搬走多余的床而已。养老院原则上每个房间配备三张床位，不得少于两张，既然老爷子爱清静，让他独享一间得了。另外，养老院明文规定完全丧失自理能力者安排三楼；腿脚不便者二楼；好脚好手者一楼。像老爷子这种情况，两可，一楼属于照顾。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座三层高的建筑不是坐北朝南而是坐南朝北，南侧有阳台，不过都用推拉窗给封了起来，窗户没封死，可随便开合。对面也是一幢三层高建筑，好像是什么单位。两楼之间是个广场，说是广场，却是出乎意料的安静，从来没噪音。什么单位素质这么好？想到素质，老爷子就会联想那些邻居，他们应该晓得自己去了养老院。大包小包从五楼下来那刻，本家就在楼下，虽然坐着轮椅，却是昂首挺胸伸长脖子，表情相当复杂。老爷子笑了笑，老爷子早做了准备，无论遇到谁，笑一笑，一笑泯恩怨；一笑成千古。本家看见老爷子笑，马上竖起手臂挥了挥。老爷子还想与旺旺告个别，几个月没看见旺旺，壮了？瘦了？

一楼确实方便，有种脚踏实地的感觉。要是自己的家多好，万事大吉！（二）

的叶片的夹角正好是137.5°，这是圆的黄金分割角。按这个角度排列的叶片，恰好分布而又互不重叠，每一片叶子，都能最大限度地得阳光和雨露的滋润。这直接启发了人类的建筑师，他们根据车前草的叶片排列，建立数学模型，造出最为新颖的螺旋式建筑，一年四季，保证每间房屋都可以得到阳光的充分照射。

车前草的花穗顶端有花，但花儿小到几乎看不见花冠，一副无限谦卑与低微的模样，让人心生怜爱。我想，它长在这道路边，谁是它一生值得等待的人，是那马上的将军还是远去的轩轳？仔细看那宽大的叶子，真的酷似人类的脚，追逐在大地之上。这是文学、哲学与艺术意味浓郁的植物啊，它的一生，与人类的旅程和命运息息相关。

远行的旅人，恰是那命运车轮下一株碧绿的车前草，守候着嗒嗒的马蹄声，一次次响起。



草原上的灯

(组诗)

□冯新民

点了一千年
为今天的日子说色彩
一盏灯
挂着燃烧后的心绪

手掌上的纹路
沿着看不见的水线
进入西藏高原
进入干燥与戈壁
我不想在那时候看见
山。俯伏的姿态

我想点燃一盏灯
穿过暗处的河流
穿过一万年的钟乳石
一滴一滴
寻找那盏灯的来处

草原在河流的尽头
铺开雪里的牧场
谁不知道
过去在过去的时候
剩下一盏灯
为赶场的马筑路

重温帕格尼尼
告诉我你在哪里
音符沿着天空的方向
颤抖了一声弦语

随想帕格尼尼
随想一支弦上的颤音
指尖滑过教堂与祈祷
在风中之外礼拜
失落的随想

谁在弦上
走完一个音符
走完一顿晚餐
走完孤独的弦

还是那把琴
不在那个世纪
听众已经散去
只剩下一支颤抖的弦
为谁拉响第24曲

音乐响起
最后一个音符和教堂
就在那时候走失

西窗

这是一扇透明的窗子
可以穿越
一个名词的昨天和今天
风和雨的冲突
冷空气和暖空气的战争
没有影响
羽扇纶巾的情绪
河流在窗外寻找
和一棵树晓风残月之处
被人写了一首雨霖铃

坐在窗边的人
坐在李白的诗里
青莲的诗里
放翁的诗里
坐在东坡的词里
稼轩的词里
清照的词里
不会被鸟声打断
窗子的名词坐在那里
窗子说

从前。有座山……
从前。有座山……
不断复制的童年
被河水养大
河水流过去不再回来
回来。
已不是那座山那条河流

歌德
卡夫卡
托尔斯泰
肖斯塔科维奇
无数的剪影
给空白留下空间
省略特。一堵沉睡的墙
醒来便会消失

教堂布置了耶稣的一生
祈祷从巴赫开始
那些不断扩大的声音
从此没有回家的路

窗子写山海经的时候
一只幼鸟正在突破
山和天空的框架

和农民一样
文人的笔墨深耕着土地
冰川。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
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
从冰川滴下的水
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
纠缠了一个世纪
又一个世纪
一滴水落在窗子上

一滴水滋润了
一朵杏花
一株杨柳
一条河流
或者是梦
也许梦刚醒来
窗棂上那支古老的木头
正在发芽

窗子不会问
冰川和沙漠谁更古老
骆驼和人
谁能在沙漠上走得更远

那是土地上的弦弹拨几何时
唯有土地。把种子留下
把生存留下
把生命留下
把生活留下
河流迁移的道路
经过音乐的故乡
山的呼吸中
夹带着几声鸟语

大海的深蓝和天空的蔚蓝
调节着冰川和沙漠的颜色
传说中的故事没有颜色
却被历史记住

只要骨骼站着
人就不会倒下
许多名字站成了骨骼
在风霜雨雪中行走

风穿过窗子
给窗边人送来
风那边的消息
时间完成了板结的过程
宇宙在风中也会旋转

握着地平线的夕阳
给窗子留下了
毕沙罗的风景
那是一个动词后的名词
窗子

我坐在夜晚的一张桌子上

灯光下的影子
在桌子上留下另一个影子
夜晚在星星下在月光下
看见谁的影子

一张桌子
摆满了周商三国隋唐
摆满了唐宋
泥土留下的符号
给一张纸重写历史

那个夜晚
风和雨都在窗外
一盏灯
让柳永错过了晓风残月

没有灯的影子
看见我
坐在夜晚的一张桌子上
听生长影子的灯光
给桌子留下的影子

灯光
如果一些灯光在水下
你可以看见树的倒影
可以看见
树枝上的水藻孕育的灯光

你在灯光上过去
那些影子俯伏在灯光下
听见夜晚的声音
举起那个人和他的倒影

田野听见的庄稼
为一粒种子活着
一万年一千年一百年
都在没有灯光的夜晚

在一个人的藕花里
手指的指向
没有朝代

草上马蹄声声

(散文)

□关立蓉

闻问切，老先生不慌不忙起身，从内室拿来一把干枯的草，说，这是晒干了的车前草，清热解毒，回家煎服数次即可。几碗草药下肚，几次小解之后，疼痛果真减轻很多。那次刻骨铭心的疼痛，让我记住了这种不寻常的野草——车前草。

上学后，读到《诗经·采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芣苢，即是车前草。诵读诗歌，恍若听到古老大地上，有农家女子，三五成群，于平原乡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她们是借助一株草，表达劳动的欢悦和心中隐秘的愉悦之情吧。

那时候，心里有个疑惑，车前草，车前的草，还是草上的车？车是战车还是农人的独轮推车？读它的名字，总是感受到滚滚车轮碾过大地的震颤。查阅史书，知晓这种神秘的草果真与战车有关。相传西汉大将马武率军戍边征战，时值八月，

酷热异常，又遇天旱无雨。士兵和战马饥渴交加，患上“血尿病”，痛苦异常。行军路上，唯三匹战马常啃车辙压过的无名小草，而得以幸免，于是推而广之，人与战马皆痊愈。原来这是一株勇猛的草，平铺身躯，拥抱大地。关键时，勇到车前，无惧马蹄和车轮滚滚，付微薄之力。野草是在马车前采集，所以谓之“车前草”，民间还称之为“平车前”。

欧洲人称车前草为“百草之母”，也是指车前草的药用价值。据说，欧洲几乎所有古老的药方中，都有车前草的影子。他们还称之为“旅人的脚”，在一定意义上，诠释了车前草的传播方式：旅人行走到哪儿，哪儿就有车前草。

我俯下身，仔细观察眼前的这丛车前草。贴着地面生长每一片叶子，都直接从根须里长出。想起在一本科普杂志上读过，车前草轮生